

沈从文

在迷人的国度

——访日散记



· 访 目 散 记 ·

在 迷 人 的 国 度

海 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编了作者于一九八二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初访日本回国后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

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坦率而尖锐的笔触，澎湃激越的感情，向读者介绍了复杂纷纭的日本社会。其中一部分文章着重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的美好愿望。

在迷人的国度

——访日散记

海 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 毫米1/32 印张61/4 插页5 字数9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书号：10151·827

定价：1.15元



一九八二年六月，与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
及其夫人共摄于其公寓前。（右二为作者）

目 录

东照宫的三猿	1
游箱根	7
富士山吟	21
“日光”观光	35
东京少年重友情	41
岚山寻踪	48
迷人的“嵯峨野”	51
奈良见闻	56
摩天大楼的后面	66
东瀛寺庙和茶道	83

神户奇观	93
网八饭店和松山师傅	100
求实庄的男女主人	107
东京访古	116
神宫内外	125
井上靖印象记	136
小暮贵代	148
访问水上勉	153
京子夫人	162

作家陈舜臣轶事	168
两颗巨星	180
在JBBY的宴会上	190

东照宫的三猿

“到日本，必去日光（国立公园），去日光，必去东照宫。”这是去过日本几次的同志的体会。日光是美，东照宫也的确值得一看。我虽是初访日本，却已二探东照宫了。第一次是三个人慕名而去，那天，大雨如注，噼啪作响，三个人撑着两把伞，时间又不宽裕，只能走马观花匆忙而过。第二次是全团同志由团长严文井率队前往，宫内宫外，顺序前进，看得细致，听得详尽。

东照宫是十六世纪时日本江户幕府的奠基人德川家康生前的行宫，死后的家祠。它位于东京西北一百五十余公里的外山上，林木葱郁，风景秀丽。宫的范围很大，有本殿、奥院、回廊、经藏、铜库、神库、神厩舍、水盘舍等，占地约七万余平方米。建筑堆金砌玉，画樑雕栋，富丽堂皇，气势雄伟，一片金光闪闪，很有我国唐朝的风格，故本殿前面的阳明门又叫唐门。

我第一次去时，只觉得处处金壁辉煌，好象德川家康把储藏的金银财宝都拿到这儿来展览了，使人不禁想起晋朝石崇与王恺斗富之举。第二次去时，这印象更深了，据熟悉的同志说，东照宫比京都天皇的故宫还要豪华。这在中国是罕见的，旧时北京，凡有建筑超过皇宫者，就会遭弃市灭九族之灾。在日本及其他国家也概莫能外吧？但德川家康为什么特别走运呢？我不禁生发出探索一下其奥秘的愿望。

正好参观券的反面印着德川家康之所以发迹的自我总结，大概也是他做人的诀窍，这不能不读，于是我请小暮贵代女士在百忙中翻译出来。其意如下：

“人的一生象背着沉重的东西走圆圆的路，不要着急；要是遇到不自由的事，应知一般如此，只要这样就可以满意。自己不满现在的生活，要回想过去的穷苦生活。耐心是无事长久的基础，愤怒就是自己的敌人。只知道胜利的心情，不知道失败悲惨的心情，对自己来说是不好的。只要批判自己，不要批判别人。没有达到水平，比已经超过水平好，这样可以有一个目标。”

好象是一段“语录”，充满了阿Q精神，还有不少韬晦之计。

参观的人群中，有懂得日文的，对德川家康的这一段“语录”读得津津有味，有的点头称是，热烈谈论。我却陷入了沉思，反复琢磨着这段语录的潜台词，蓦然间一抬头，看到东照宫里闻名的木雕《三猿》，竟出人意料地从它们的态度上得到了启发。

东照宫表门附近一座建筑的门上雕刻了三只猿猴，它们大小一样，并排坐在一起，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左边的一只用双手捂住耳朵，表示不听；中间的一只用双手捂住嘴巴，表示不说；右边的一只用双手捂住双眼，表示不看。只只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就象花果山上三只调皮的小猴子，谁看了谁都会哑然失笑。

在这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三猿”为何有这三种惊吓的表情？是否它们示意参观者不许听、不许说、不许看，或者不能听、不能说、不能看，抑或是不要听、不要说、不要看？然而都不象，因为导游正在指东划西说得津津有味，他们唯恐观众不听不看不问。另一个可能，就是“三猿”对猿类生活中的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不愿看、不愿

听、不愿讲？但它们就是猿类中的一群，对自己的生活早已司空见惯，又哪会大惊小怪呢。於是只剩下一个解释，那就是“三猿”对德川家康的所作所为不愿看、不要听、不敢讲。只要对德川家康的历史作一点研究，就觉得这解释比较接近事实了。

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还处在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天皇不过是徒有虚名，并无实权的傀儡而已。这时，一位新崛起的武将丰臣秀吉力克群雄，打败了无数对手，只要再使安土桃山的德川家康臣服，便可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统一全国了。丰臣秀吉认为在形势的需要面前，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政治。甚至觉得只要德川家康答应当他的仆从，就是自己跪在他面前吻一下他的脚也未尝不可。为了这一目的，他竟逼迫自己的小妹阿旭又与第二个丈夫离婚而嫁给德川家康。对于德川家康来说，这洞房花烛之夜也就是政治，而抚摸阿旭的失去了光泽的身体（尽管多少要有一些忍耐精神）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了。通过联姻，两家成一家。丰臣秀吉终于统一了全国，而德川家康也保存了实力潜伏下来。不久在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便凭着他的足智多谋和

强兵壮马，逐步取代并消灭了丰臣秀吉的势力，于一六〇三年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开设幕府，成为明治维新前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江户幕府的奠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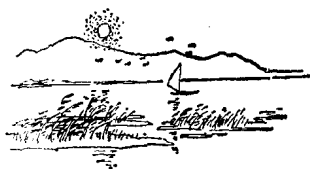
身在德川家康的行宫和家祠中的三猿，大概知道这段丑恶、肮脏、散发着臭气的历史，才有如此鲜明强烈的反抗态度的吧？其实猿猴是不会说话的，即使当今进化程度较高、具有人类最低智能商数的黑猩猩，也只能发出几个简单的音节而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故而“三猿”者，无非是当时建筑东照宫的木匠大师们的“代言人”而已。这使我想起我国南京栖霞山的千佛石刻，石匠在大功将成之日，於舍利塔旁的石佛洞内，为自己也雕了一尊石像，仪表堂堂，神采奕奕，使自己也成了一佛，且不亚于其他诸佛。聪明的后人一看，便能悟出“佛者，人所雕也”的道理，从而有助於思想解放。由此可见，中国石匠用的是直笔，日本木匠用的是曲笔，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我比较多的了解德川家康的历史后，我总觉得有一个狡诈、虚伪、凶恶的幽灵在东照宫里游荡，那些辉煌的金壁、精雕的木门，都在我的

眼里逐渐地剥落、倒塌，露出一堆枯槁的白骨。德川家康在“语录”中说“只要批判自己，不要批判别人”，其实他并没有作过自我批判，只不过是借此堵住别人的嘴巴不让批判他罢了。忽然我又联想到近来在日本国内正掀起的一股为军国主义分子树碑立传的逆流，我相信那些参加树碑建筑的工人们，定会新的地方雕塑出新的“三猿”来的。

在第二次结束东照宫的参观，最后走出表门时，我对“三猿”投去一个会意的微笑，并且希望它们放下捂着眼睛、嘴巴和耳朵的双手，看一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胆地说出它们经过几百年观察的结论！

游 箱 根



芦 之 湖

出国前夕，我们在北京收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寄来两份东西。一份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办的会刊，上面登载了欢迎以严文井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专稿，和对每个团员的介绍文章；一份是代表团访日的日程安排表。半月访问的日程安排很紧凑，从表上也可以看得出主人的一片深情，他们想让我们多看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群众，多了解一些日本的情况。只是没有游览箱根的计划，听去过日本的同志介绍，箱根是一个著名的游览区，青山绿水，风景秀丽，有甲

东亚之美，我未免有点失望。

到日本后，出乎我的意料，主人在为我们重新安排的活动中，竟有了游览箱根的计划。我喜出望外，心想这大概是深厚的友谊产生的心灵感应吧！

我们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从箱根小涌园饭店出发，向绿色的箱根山区疾驶而去。绿色的山林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迎面扑来，山峰虽没有我国黄山、泰山那样奇特、秀丽，却有一股幽静、妩媚之美，山坡上杜鹃花开得一片火红，还有许多其他美丽的花草，因为车子开得太快，我们无法一一辨认。越往山的深处去，绿色越浓，两眼唯见绿色，而不见黄土不见秃岭，就是在山脚旁经过，也难看到一块裸露的岩石，连柏油马路的边上也是绿草如茵，绿化的程度总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一片绿色中，又因距离远近之差，树木品种之异，光线阴阳之别，显出了墨绿、深绿、浅绿、嫩绿几种色彩，有层次、有高低、有花纹、有明暗、完全是一幅绿色的图画，把箱根山装扮得就象位穿了件非常合身的绿色衣裳的美人。

车在绿色的世界里穿行，象航行在碧海中的一叶小舟，恬淡、宁静。我深深地呼吸着，好象

喝到了一杯芬芳的美酒。

上坡以后，车子一个急转弯，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湖泊，湖面很大，似乎呈椭圆形，四面被青山环抱，湖的彼岸模模糊糊，山峰就象一条绿色的带子，上面与蓝天相接，下面与湖水相连，山间还有几缕烟云缭绕，为这湖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她更富有迷人的魅力了。

陪同参观访问的日本朋友小暮贵代女士告诉我们，这就是箱根有名的芦之湖。芦之湖是因为她的形状象一根芦苇，还是因她盛产芦苇而得名，已无从查考，也许这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偃塞湖，出现的第一个生命是一根芦苇吧！也许她周围的树木绿得象一片芦苇吧！

我们抓紧时间向停泊在岸边的一艘美丽的战舰走去，准备登船游湖。这是一条中世纪的战舰，名叫“彼克特利亚”号，是模仿一六三七年英王查尔斯一世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豪华战舰“海之王”建造的，船长三十八米，前面两层，后面三层，中央的甲板上有三根高高的桅杆，船首塑造了一尊黄金骑士像，船的最高层还塑有胜利女神像和许多动物、鲜花、星座等雕刻物，这艘古老而又崭新的游船为芦之湖增色不少，它已成为

旅客的一个猎奇目标。和我们同时上船的还有近六百名游客，其中大部分是穿制服的年青人，我问过她们，她们嘻嘻哈哈地回答道：“我们是一批可爱的中学生。”现在与这批可爱的中学生同船游览，怎能不游兴倍增，我们不愿坐在现代化的舒适的船舱里闭目养神，几个人一齐爬上塔楼登高远眺。

我越看越觉得这芦之湖似曾相识，是在电影上、电视上或画报上见到过？我记不得了。只见沿着几十里的湖滨，一幢幢漂亮的、式样迥异的别墅，或掩藏在绿树丛中，或贴近湖面耸立岸边。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人散步，有人打球。小暮贵代告诉我们这是一些豪华的旅馆、饭店，只要有钱谁都能住，但是房金可能比我们在东京住的新大谷饭店还要贵。记得我们在新大谷饭店住时，有一个日本老朋友来看茹志鹃就曾惊叹道：“哎唷，这么好的旅馆，不是因为来看你，我们还来不了这个地方！”那么可想而知，在芦之湖滨的饭店居住下来，从容游玩的人就不会太多了，难怪乘“彼克特利亚”号的船费单程一次收八百日元（相当于人民币陆元玖角），乘客还这么多，因为一般人要想久留胜地尽情享受是不够条件的啊。你